

〔經學研究叢刊 7〕

清代揚州學術

下

主編◎楊晉龍



經學研究叢刊 ⑦

清代揚州學術

下 冊

主 編

楊 晉 龍

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印行

2005 年 4 月

清代揚州學術 / 楊晉龍主編. -- 臺北市：中研院
文哲所，民 94

冊；公分. -- (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
研究所經學研究叢刊 7)

ISBN 986-00-1044-7 (全套：平裝)

1. 哲學－中國－清 (1644-1912)－論文、講詞等

127.015

94007820

清代揚州學術 (下冊)

主 編 楊晉龍

發行人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
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
電話：(02) 2788-3620

排版印刷 達雯印刷有限公司
臺北市昆明街 235 號 6 樓之 3
電話：(02) 2388-0676

定 價 平裝本 (全套) 新臺幣 650 元

中華民國 94 年 4 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86-00-1044-7

清代揚州學術

目 次

上 冊

出版說明

目次·····	I
導言·····楊晉龍	1
論揚州學派的治學精神·····張其昀	1
語文意義的詮釋·····龔鵬程	23
清代揚州學者的禹貢研究·····蔣秋華	61
清代揚州學派與揚州地方史研究·····張連生	87
朱澤澐的朱子學·····楊 菁	119
揚州學者與錢大昕·····陳文和	147
論汪中的經學思想·····田漢雲	171
汪中的學術地位·····陸寶千	199
高郵王氏父子對《周易》的詮釋·····鄭吉雄	217
王氏父子《尚書》研究的語音學方法·····錢宗武	269
焦循《春秋左傳補疏》芻議·····張高評	307

焦循《毛詩補疏》及其訓詁方法綜述·····	劉玉國	353
舊題「焦循遺稿」《古銅鏡錄》考辨·····	劉建臻	385
焦循手批《柳宗元文》彙評·····	賴貴三	453

下 冊

讀《擘經室集》札記·····	祁龍威	523
阮元與清代經學·····	章權才	541
攷證與經世——汪喜孫研究初探·····	楊晉龍	555
劉文淇《左傳舊疏考正》研究·····	林慶彰	597
廣徵《說文》探蹟索隱 ——劉寶楠《論語正義》訓詁特點研究 之一·····	班吉慶	615

附 載

阮元擘經室遺文輯存〔增訂本〕·····	陳鴻森	653
明清禮學轉型與清代禮學之特色·····	張壽安	779
章劉交誼及其他·····	湯志鈞	875

附 錄

議程表·····		895
跋·····	林慶彰	899

讀《擘經室集》札記

祁龍威^{*}

昔曾國藩嘗稱道阮元提倡讀書作札記，這是乾嘉學者教人治學的基本工夫。時至今日，仍宜提倡此事。茲即舉讀阮元《擘經室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 年）為例，以示札記之效。

我國自兩漢以降，統治學術領域的是儒家經學。漢代之經學，後人謂之「漢學」。當「漢學」不適應時代之際，繼之而起的為「宋學」。當「宋學」又脫離實際時，代之而興的是「清學」。乾嘉樸學就是否定明季宋學家「鑿空說經」的產物。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，建設成清代的經學。先是，以元和惠棟為宗師的吳派，力求恢復被宋學廢棄的漢儒訓詁，謂必由漢詁以明群經之義理。繼之，以休甯戴震為宗師的皖派，堅持由字以通詞，由詞以明道，力求恢復孔、孟之義理，以區別於宋學「援禪入儒」之義理。再繼之，以江都焦循、儀徵阮元和曾作揚州寓公的歙人凌廷堪為主要代表的揚州學派，力求恢復義理所存在的儒家典則，使經學切合人倫日用。在復古的口號下，三者相續，創建了漢宋之學以後的清學。這是在接受西方文化衝擊前，中國學術的

* 揚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。

主流。近世有人信口謂乾嘉學派為考據而考據，讀阮元之書，可悟此說實厚誣古人。乾嘉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，雖都從事考據著手，但其最終目的是為通經致用，阮元其一也。其後道咸之際，曾國藩等倡導學者須具四長：義理、考據、詞章、經濟，一時成為士大夫間風尚。讀阮元之書，已見其端倪。

《擘經室集》分四類編次：其一為說經之作，其二則近於史之作，其三則近於子之作，其四則御試之賦及駢體有韻之作。

《初集》編於道光初年，所收皆乾嘉時所撰。繼此有作，各以類續。斯篇不依原書次序，著重探討阮元的學術淵源及其治經宗旨與方法，以示乾嘉經學的特色及其變化，雖云隨筆，但非信手摘錄，略有思理在焉。

一、揚州傳統文化之一 ——《文選》學對阮元的影響

自隋唐以來，揚州即傳播《文選》學。《擘經室集》多處提到阮元膏沐「選學」之餘澤。《二集》卷二〈胡西琴先生墓誌銘〉云：「元幼時以韻語受知於先生，先生授元以《文選》之學。」《三集》卷四〈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〉亦云：「元幼為《文選》學。」但阮元不是與某些詞章家一樣，單純傾倒於漢賦的詞藻綢麗，而是高度重視研究司馬相如、揚雄等的作品，有助於通曉經籍訓詁。《二集》卷二〈揚州隋文選樓記〉云：

元謂古人古文小學與詞賦同源共流，漢之相如、子雲，無不深通古文雅訓。至隋時，曹憲在江、淮間，其道大明。馬、揚之學，傳於《文選》，故曹憲既精雅訓，又精「選學」，傳於一郡。……（所編）《桂苑珠叢》久亡佚，間見引於他書。其書諒有部居，為小學訓詁之淵海，故隋、唐間人註書引據便而博。元幼時即為《文選》學，既而為《經籍纂詁》二百十二卷，猶此志也。^①

其後曾國藩亦言《文選》包羅雅訓，他教子紀澤有云：「《說文》訓詁之學，自中唐以後，人多不講，宋以後說經，尤不明故訓，及至我朝巨儒，始通小學，段茂堂、王懷祖兩家，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，乃知《文選》中古賦所用之字，無不典雅精當。爾若能熟讀段、王兩家之書，則知眼前常見之字，凡唐、宋文人誤用者，惟《六經》不誤，《文選》中漢賦亦不誤也。」^②由此可見，阮元之為《文選》學，實為講究故訓，以為學經之助。

二、乾隆間惠、戴樸學大興，揚州王念孫、汪中等聞風而起，成為阮元等的先驅者

乾隆時，惠、戴之學先後興起於蘇、皖間，並傳入揚州。揚

① 〔清〕阮元撰，鄧經元點校：《學經室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年），頁388-389。「所編」二字，係引者所加。編者按：下文引用此書，僅於引文後標示頁碼，以省篇幅。

② 《曾國藩家訓》（長沙：岳麓書社：1999年），頁47-48。

州學界受其影響，把精力投向以掣經為主體的樸學，一時好古成風，人才輩出。汪中為李惇撰〈墓銘〉云：「是時古學大興，元和惠氏、休甯戴氏，咸為學者所宗。自江以北，則王念孫為之唱，而君和之，中及劉臺拱繼之。」^③焦循為李惇作〈傳〉，亦云：「乾隆六十年間，古學日起，高郵王黃門念孫、賈文學稻孫、李進士惇，實倡其始；寶應劉教諭臺拱、江都汪明經中、興化任御史大椿、顧進士九苞，起而應之。」^④按這些都是比焦循、阮元前一輩的揚州學人。其中賈稻孫比阮元長五十歲，李惇比阮元長三十歲，王念孫、汪中均比阮元長二十歲，劉臺拱比阮元長十二歲。任大椿於乾隆三十七年成進士時，阮元僅六歲。顧九苞之子鳳毛，長阮元一歲，則九苞也為阮元長輩可知。阮元從這些鄉前輩直接間接受教，在《掣經室集》中多所追記。《一集》卷十一〈任子田侍御弁服釋例序〉云：

元居在江、淮間，鄉里先進多治經之儒。若興化顧進士文子九苞、（高郵）李進士成裕惇、（寶應）劉廣文端臨臺拱、（興化）任侍御子田大椿、（高郵）王黃門石臞念孫、（江都）汪明經中，皆耳目所及，或奉手有所受。（頁243）^⑤

③ 〔清〕汪中撰，王清信、葉純芳點校：〈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并序〉，《汪中集·文集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00年），卷6，頁256。

④ 〔清〕焦循：〈李孝臣先生傳〉，《雕菰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），第6冊，頁343。

⑤ 括弧內地名是據焦循《揚州足徵錄》所輯填補的。

戴門高第王念孫，阮元嘗從問訓詁之學，得王氏「因音以求義」真傳，見於《擘經室集一集》卷五〈王伯申經義述聞序〉云：

昔予初入京師，嘗問字於懷祖先生，先生頗有所授。既而伯申及予門。予平日說經之意，與王氏喬梓投合無間。
(頁 120)

《一集》卷一〈釋矢〉云：「義從音生也，字從音義造也。」(頁 22)「可知古人造字，字出乎音義，而義皆本乎音也。」(頁 25)此即闡述王氏「因音以求義」的理論。但「投合無間」，並非在具體字和詞的訓釋方面都守成說，間亦申以己見。如《詩·終風》的「終風且暴」之「終」，毛《傳》、鄭《箋》都緣詞生訓，作「竟日」解。王念孫發千古之覆，釋「終」為「既」。「既且」猶言「既又」。阮元作〈釋且〉篇，謂「且」乃古之「祖」字，引伸而為「始」意。《詩》之「終且」，猶言「終始」。見《擘經室集一集》卷一。

任大椿亦傳戴震之學。乾隆五十一年，阮元初入北京，向京官中之三位前輩講學者「隨事請問，奉手有所授」。其一為王念孫，其二為浙東學派傳人邵晉涵，其三即任大椿。見《擘經室集二集》卷七〈南江邵氏遺書序〉。

劉臺拱為焦循等後學所稱頌的「當世大儒」，通經博學，尤精《三禮》。《擘經室集二集》卷二〈劉端臨先生墓表〉云：

先生之學，自天文、律呂、六書、九數、聲韻等事，靡不

貫洽。諸經中，於《三禮》尤精研之，不為虛詞穿鑿，故能發先儒所未發，當世儒者撰書，多采其說。（頁400）

阮、劉為兒女親家，交往較密。阮元說經，多折衷於劉氏。《擘經室集一集》卷五〈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〉云：

予姻家劉端臨臺拱之言曰：「『子所雅言，《詩》、《書》執禮。』雅言者，誦《詩》讀《書》，從周之正言，不為魯之方言也。執禮者，詔相禮儀，亦以周音說禮儀也。〈小雅〉、〈大雅〉皆周詩之正言也。」劉氏此說，足發千古之蒙矣。（頁124）

《一集》卷二〈儀禮喪服大功章傳註舛誤考〉云：

《儀禮·喪服大功章》經曰「女子子嫁者、未嫁者，為世父母、叔父母、姑姊妹」，自此以下，子夏《傳》及鄭康成《註》皆為唐以前人寫校舛誤，賈《疏》不能辨正，遺誤至今矣。……元向校《註疏》，有見於此。……乾隆五十八年，奉詔校勘《儀禮》石經，欲刪「下言」至「親也」二十一字改《傳》歸《註》，而未敢遽定，馳書問之劉君端臨，劉君以為然，乃毅然刪之，載其義入《儀禮石經校勘記》中。（頁41-42）

阮元顯貴後，對上述鄉前輩表彰不遺餘力。如將李惇所著《群經識小》八卷刻入《皇清經解》，謂其書：「考諸經古義二百二十餘事，事事精確不磨，發前人所未發。」見《擘經室集續二

集》卷二〈高郵孝臣李君傳〉。列名阮元所擬《國史儒林傳》的揚州學人，有任大椿、李惇、劉臺拱、汪中，具載於《擘經室集續二集》卷二〈集傳錄存〉。也可證這些鄉先賢對阮元的影響之深。

三、與阮元同輩的揚州經學家

阮元在揚州的學林摯友，莫過於焦循。他們生同里，少同學，長同志。焦循又是阮元的族姊夫，以故過從極密。焦氏著作多種皆由阮元作序，輯入《擘經室集》的，有《一集》卷三之〈焦氏雕菰樓易學序〉、《一集》卷十一之〈焦理堂循群經宮室圖序〉、《二集》卷一之〈揚州北湖小志序〉、《三集》卷五之〈里堂學算記序〉。焦循歿後，阮元為撰〈通儒揚州焦君傳〉，見《二集》卷四。

據《擘經室集》，與阮元切磋的揚州同輩學者，還有惠棟傳人江藩。《一集》卷十一〈國朝漢學師承記序〉略述阮、江生平交誼：

甘泉江君子屏，得師傳於紅豆惠氏，博聞強記，無所不通，心貫群經，折衷兩漢。元幼與君同里同學，竊聞論說三十餘年。（頁248）^⑥

《四集》詩卷四〈題江子屏藩書窠圖卷〉生動地追敘了少時切磋

⑥ 又見江藩：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1。

學問之樂：

江君未弱冠，讀書已萬卷。百家無不收，豈徒集墳典。款識列尊彝，石墨堆碑版。我年幼於君，獲與君友善。談經析鄭《註》，問字及許篆。書窠小東門，出城路不轉。時從書裡坐，左右任披展。（頁 818）

江藩不僅經術淹貫，而且勤於考史，阮元亟稱之。《二集》卷七〈通鑑訓纂序〉云：

江君鄭堂，專治漢經學，而子史百家亦無不通，於《通鑑》讀之尤審，就已意所下者，抄成《資治通鑑訓纂》若干卷，皆取其所采之本書而互證之，引覽甚博，審決甚精。（頁 556）

阮元之同鄉同學尚多，而以淹博最被鄉人稱道的，則為「二堂」，即焦循理堂與江藩鄭堂。

阮元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大儒，其重要原因之一，即長在乾隆年間經學大興的揚州。有王念孫等前輩的牽引，有焦循等同輩的切磋，這些都為他在學術上的成長，提供了優越的條件。

四、阮元所崇敬的當代前輩大儒

（一）顧炎武

汪中擬作〈六儒頌〉，以顧炎武、閻若璩、梅文鼎、胡渭、惠棟、戴震為繼往開來的通儒。汪氏論清代樸學，「亭林始開其

端」。阮元結合自己治學經世的經驗，也極崇敬顧炎武。《擘經室集三集》卷四〈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〉云：

亭林生長離亂，奔走戎馬，閱書數萬卷，手不輟錄。觀此帙密行細書，無一筆率略，始歎古人精力過人，志趣遠大，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，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，皆未足與於此也。（頁 674）

（二）全祖望

阮元治學，不專主浙西，而兼尊浙東。《擘經室集二集》卷七〈全謝山經史問答序〉云：

予視學至鄞，求二萬氏、全氏遺書及其後人。慈谿鄭生勳奉先生《經史問答》來。往返尋繹，實足以繼古賢、啓後學，與顧亭林《日知錄》相埒。我觀象山、慈湖諸說，以空論敵朱子，如海上神山，雖極高妙，頃刻可見，而卒不可踐。萬、全之學出於梨州而變之，則如百尺樓臺，實從地起，其功非積年工力不成。噫！此本朝四明學術所以較昔人為不憚迂遠也。（頁 544）

（三）惠棟、戴震

阮元對吳、皖兩派經學宗師，一貫是惠、戴並尊。《擘經室集一集》卷五〈王伯申經義述聞序〉云：

古書之最重者莫逾於經。經自漢、晉以及唐、宋，固全賴古儒解註之力，然其間未發明而沿舊誤者尚多，皆由於聲

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。我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，至乾隆間，惠氏定宇、戴氏東原大明之。（頁 120）

《一集》卷二〈擬國史儒林傳序〉也有「惠棟、戴震等，精發古義，詁釋聖言」（頁 37）云云。

阮元對當代前輩大儒的這些贊詞，表述了自己治學的宗旨與方法。其一，學以致用，目的在於經世。其二，崇尚實學，反對空論。其三，讀書首重挈經，通經必明小學訓詁。

五、阮元挈經的方法

（一）由訓詁以明義理

在經籍的訓詁與義理問題上，當時即有異說。有人將訓詁與義理分離，謂訓詁之外，別有義理之學。惠、戴學者力破此論。戴震名作〈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〉，實際即為申明惠氏關於「故訓明而後理義明」而作。錢大昕為臧玉林《經義雜識》作序，嚴詞斥責舍訓詁而言義理者，乃禪學，「非吾儒之學也」。^⑦然而當時已出現另一極端，有人只講究名物訓詁，不及義理。以故阮元力主二者不能割裂，不能偏廢。他以由門徑以升堂入室，比喻由訓詁以明義理，即發揮惠、戴之說。《挈經室集一集》卷二〈擬

⑦ [清]錢大昕撰，陳文和點校：〈臧玉林《經義雜識》序〉，《潛研堂文集》，收入《嘉定錢大昕全集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），第 9 冊，卷 24，頁 375。

國史儒林傳序》云：

綜而論之，聖人之道，譬若宮牆，文字訓詁，其門徑也，門徑苟誤，跬步皆歧，安能升堂入室乎？學人求道太高，卑視章句，譬猶天際之翔，出於豐屋之上，高則高矣，戶奧之間未嘗窺也。或者但求名物，不論聖道，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，無復知有堂室矣。（頁 37-38）

（二）推明古訓，實事求是

乾嘉之際，訓詁學經歷了吳、皖兩派的連續改進。先是，惠氏漢學矯宋學廢舊註之弊，鉤沈用力，搜求漢詁。錢大昕昌言：「詁訓必依漢儒。」^⑧又云：「《三禮》之有鄭《註》，所謂懸諸日月，不刊之書也。」^⑨「夫經與註相輔而行，破註者荒經之漸也。」^⑩戴震對漢詁的正確與錯誤，有所區別。他指出：「漢儒訓詁有師承，亦有時傳會。」^⑪段、王繼起，精治音訓，對許、鄭敢多釐正。阮元亦尊「漢人之詁，去聖賢為尤近」。自言：「元少為學，自宋人始，由宋而求唐，求晉、魏，求漢，乃愈得其實。」^⑫但他受戴學啟示，不盲從舊註。道光三年，編《擘經

⑧ 同前註。

⑨ 錢大昕：〈儀禮管見序〉，《潛研堂文集》，收入《嘉定錢大昕全集》，第9冊，卷24，頁373。

⑩ 錢大昕：〈儀禮管見序〉，頁374。

⑪ 〔清〕戴震：〈與某書〉，《東原文集》，收入張岱年主編：《戴震全書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5年），第6冊，頁495。

⑫ 阮元：〈西湖詁經精舍記〉，《擘經室集二集》，卷7，頁547。

室集》，〈自序〉云：「予之說經，推明古訓，實事求是而已。」^⑬
其理論與事例屢見於書中。

《三集》卷二〈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註疏後〉，謂讀經必由註疏，但不盲從註疏：

竊謂士人讀書當從經學始，經學當從註疏始。空疏之士，高明之徒，讀註疏不終卷而思臥者，是不能潛心殫索，終日不知有諸儒經傳之學矣。至於註疏諸義，亦有是非。我朝經學最盛，諸儒論之甚詳，又在好學深思，實事求是之士，由註疏而推求尋覽之也。（頁 620-621）

不受唐人賈公彥、孔穎達「疏不破註」的思想束縛，從註違註一律以是非為準則。《一集》卷十一〈焦理堂循群經宮室圖序〉云：

予以為儒者之於經，但求其是而已矣。是之所在，從註可，違註亦可，不必定如賈、孔《義》、《疏》之例也。
（頁 250）^⑭

即令是面對漢詁圭臬「鄭註」，只要是不合經傳本意，也敢於突破。《一集》卷十四〈浙江圖考下〉云：

⑬ 阮元：〈學經室集自序〉，《學經室集》，頁 1。

⑭ 按：對阮元矯「疏不破註」，凌廷堪不盡以為然。凌氏謂對不正確的漢註當破，但「疏不破註」，乃唐孔穎達、賈公彥撰諸經義疏之例，不能否定，以免「蹈宋人武斷之習」。見《校禮堂文集》，卷 22，〈與阮伯元孝廉書〉。伯元，阮元字。